

景明刻本兩京遺編

十四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皆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嘏嗜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

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
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
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
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
之門哉

昌言論 三篇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

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
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
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
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絀耳
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
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
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
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

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
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
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
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
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
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
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
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
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
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
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
而去昔者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
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
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

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
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
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
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
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
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
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
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
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

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
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
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
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
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
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
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
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
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

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司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

政乘并無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
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
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
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
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
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
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
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
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

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為也事有乖
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
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
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
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
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
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

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
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
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沆穢之行淫昏之罪猶
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
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
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雕敝
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
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
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

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
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
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
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
後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
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
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
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盖貧田無限使之然

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

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
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
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
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
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
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
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
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後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

仲長統言
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
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
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敷才藝以叙官宜簡精
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
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